史林測義

史林測義卷四

臣鄱陽計大受論

孔子

竊惟萬世天下廟祀孔子所謂報德報功之無盡焉若迺欲大之而適小之欲尊之而適卑之則後之規規尊名壹惠之典也夫時則魯哀雖誄之而諡蓋闕如者擬議之絕也至新莽始建國乃追諡爲褒成宣尼公諡法安民立政曰成聖善周聞曰宣以仰名孔子。不亦約著顯以昭昭。夷峻極於培塿乎。況僭纂妄作在天之靈必不之受而晉齊魏隋或稱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文聖尼父唐加文宣

王宋加至聖號元復加號大成尠弗因襲莽所謚者抑其封爵舉無可爲重輕蓋亦後世人臣追贈酧庸之典數耳明嘉靖九年以張璁言更定孔子廟制則惟削其宣與王號爲合於義然考之當日反議稱王以僭故徐階黎貫王汝梅諸臣皆力爭之而宜今亦未詳議削之指因追論夫爵謚其倍於生民未有至聖無名而謬者如此庶以無疑削之爲非加康熙中朱璘明紀輯略之說也至易塑像爲木主而題神位以至聖先師則固未允禮凡學釋奠於其先師凡始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其以孔子爲先師者周公爲先聖隋大業以前皆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遊唐

貞觀先師則衆儒通稱遞併以屬之聖有乖禮文且聖人百世之師至聖而先師之稱亦贅若可謂至聖前見遷史宋循以爲號而其想見者盛德之形容耳 臣 按中庸祖述三章以明與天地同其德卽德之時出而小者言則曰天下至聖卽德之立本而大者言則曰天下至誠夫孔子之尊爲至聖至誠也久矣伏惟題以至聖至誠孔子斯乃準的經誥而備旨乎聖德神功亦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廟中籩豆樂舞亦所謂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明以全用祀天儀非正禮謂聖人尊天與尊親同宜有别於郊祀豈嘗聞帝王廟饗其嗣聖之不得並先帝禮樂乎黎氏言

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不為過也蓋終不易之論矣金氏前編周景王二十有三年春書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當春秋昭公二十一年也謂史記孔子世家載自周反魯與晉平楚靈同時當在孔子二十歲餘又史記結語乃曰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則又似在昭公二十年故附之二十年之下按世家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師孔子懿子與敬叔往學禮誤在孔子十七歲時云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此下乃於孔子一生去魯反魯作一總挈而帶敘適周反魯弟子益進固非謂在是歲也其云是時也晉平東伐諸侯楚靈陵轢

中國至齊師侵魯一段是遙接平子代立爲文見幸免外侵頃生內亂以起魯昭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魯問孔子以秦穆之霸及孔子後以魯亂適齊事並非爲上適周反魯之時作證而魯昭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是皆起下而非結上之辭觀齊魯二世家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卽在昭二十年可見金氏不諳史遷文法之斷續出入驚矯離奇而謂自周反魯與晉平楚靈同時及以孔子蓋年三十爲結語者皆非也然則孔子至周不得繫於景王二十有三年而鑒縏指爲春月矣孔子欲問禮於老聃南宮敬叔與俱至周要其年必有可考莊子天道篇孔

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年五十有一爲敬王十九年然南之沛與適周異近日新安江永以昭公二十四年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篇有吾從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謂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然江氏亦奚用此爲疑其謂適周在敬叔學禮後而此年三四月閒是以僖子二月卒而敬叔卽往學於孔子不已疾乎大夫三月而葬自大斂就次朝夕哭奠雖有君命去父之殯而往猶不敢況往學禮乎世家云及僖子卒者亦概言其卒之後耳然則懿子與敬叔

學禮未知在是年與否而適周必非是年三四月間也獨據曾子問確不可易此後如昭公三十一年雖遇日食而公在乾侯不應有以乘資之之請惟定公五年三月辛卯朔日食時孔子四十八歲在魯未仕若其正二月公而資以車馬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則更無可疑者定公五年為敬王十五年當於敬王紀書曰十有五年春孔子至京師又世家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聞楚狂歌於是自楚反乎衛在魯哀公六年而周敬王三十有一年至三十有六年孔子自衛歸於魯中間無復適陳之文前編因陳世家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而衛世家及年表出公輒之八年孔

子自陳入衛則魯哀之十年而敬王三十有五年也乃於敬王三十有五年書孔子自陳復至衛何於敬王三十有一年亦只書反乎衛耶疑反衛未幾而適陳世家或有脫簡不然陳衛二世家與年表何皆可互證乎其専主世家而不書自陳復至衛者非書自陳復至衛而仍世家自楚反乎衛者亦略也此必於反乎衛下書曰尋適陳則周流之迹井然而無掛漏矣

公子光　吳

左傳昭公二十有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郥名吳人而啟之吳太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珤器以歸杜注諸樊

者吳王僚之太子掞吳子壽夢之冢嗣遏號諸樊僚則諸樊弟夷眜之子而以其子上襲先君伯祖之號必無是理近日襄平李氏尚史謂周俗嘗取祖號以爲氏此以爲名或循故事夫氏以辨族故取王父字以相比例殊非林氏疑傳寫之誤而未詳顧氏謂僚之子幼此必爲公子光而亦屬臆斷何俱不以史記正之也吳世家僚八年書吳使公子光伐楚迎楚故太子母于居巢以歸楚世家平十年亦云然雖居巢與鄭各見而皆魯昭二十三年之一事傳乃云太子諸樊者以稱諸樊太子而誤也其稱諸樊太子者爲後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作伏筆耳

伍員 吳

吳之入楚也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讎平王之殺其父蔓成然將殺王辛止之曰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君討臣誰敢讎之讎之則何上下之有乎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按辛之論臣無讎君之義明矣臣有罪君以其不忠而殺之固不得讎也臣無罪君出於不仁而殺之亦不得讎也未可以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說爲正平王殺伍奢及其子尙員得以爲父兄之讎哉乃教吳入郢鞭屍逐昭以班處宮則悖甚矣何蘇氏反深是之而駁揚子罪員之論爲陋耶程敏政亦皆謂其逆天傷義者不知處

變之道夫處變要不失其正如楊循吉云以君殺之非罪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君也有懼而已矣終身不敢有怨言焉斯則處變而不失其正也若論員父兄之死爲楚之社稷重而員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夫不能繼志者非孝子之行也顧又以孝稱之則猶徇報仇雪恥之說而不自顧其言之左矣然則員果何如人哉其父所謂剛戾忍詢能成大事者也如商臣之對潘崇以能行大事固亦有剛戾之資耳使員入郢而平王猶在則必弑之雖以父兄之寃死而至弑其故君猶以爲得處變之宜復讎之道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乎　臣知其必不然也何鞭屍尤甚於

見弑而後之論者顧津津然烈丈夫奇男子哉袁氏煒謂員於亡吳之初宜卽精力問罪於楚乃不知出此退耕於野五年本圖欲報者已無可報則亦委之於天可也是猶以爲讎之可報之可而但怪其不獲已於平王旣死無極旣族之後耳其論固無當君臣之大義而於員至吳說王僚伐楚公子光沮之之事亦未覈也

申包胥楚

陳氏論伍子胥復楚申包胥與楚之事以爲兩人蓋遞成其志者按左傳胥之亡也謂申包胥我必復楚而包胥有興之之語謂與聞其謀不出一言以啟其君大夫所以成

子胥之志似也彼亦狃如公卒復讎則朋友相衞之道而不知逆規以臣無讎君之義耳迨包胥以秦師與吳人戰敗之于沂敗之于軍祥又大敗之于公壻之谿盡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舍君大夫之室舉國之所切齒而秦有同仇之義赫然興師莫可敵矣且闔卒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此其果有夫槩之亂雖子胥之勇孫子之善兵其能以不和之師克而卒滅楚國乎又吳越春秋伍胥孫武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戎事不邇女器自犯兵忌其又能軍乎謂秦師至聽其所爲而去之不

與深抗以成包胥之志者則未切當日之事勢而曲爲之說矣方包胥之立哭於秦庭以乞師也秦伯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孔氏春官九拜疏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江氏永據見於左傳者二晉穆嬴抱太子頓首于趙宣子及此事謂此拜不常用惟有急求人乃用之而不然孔疏之說 臣按穆嬴以肅拜爲常則重在頓首包胥不以頓首爲重則重在九頓首九頓首者蓋不勝感激無已之情亦不遑爲稽首致敬之拜也如以爲有所急求則頓首是當用之來秦乞師之始而不在聞賦無衣之後矣江近推訓詁精詳皆因附辨之於此

趙鞅 晉

趙鞅以邯鄲午不歸衛貢五百家于晉陽遂殺午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因作亂伐趙鞅鞅奔晉陽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然以視范中行始禍於晉且伐公敗奔而書叛者固有間矣夫鞅初則畏載書而不敢始禍繼惟拒范中行而未嘗操兵向國終以韓魏請赦而卽以地反此春秋前以無君命而以叛罪之後以奉君命而以歸宥之書曰歸於晉者以見非如始禍伐公而尙可予以改過之路者也穀梁許悔過之說近之乃亦同公羊以地正國之說何

公羊謂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考之左傳史記伐范中行者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興兵甲也無鞅取晉陽甲以逐之之事且又范中行攻趙鞅而初非鞅欲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君也胡文定辨其說之誤懼貽後世賊臣稱兵向國者借靖君側以爲名茲復辨其事之誣則後世賊臣尚何以爲口實哉

戲陽遬　衞

衞太子蒯聵過宋聞婁豬艾豭之歌羞之謂戲陽遬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遬曰諾及夫人見太子太子三

預遫不進遫告人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夫遫太子之家臣也太子而欲殺其母則當極諫以爲無母是無父也其何以承宗廟社稷之所付託不聽繼之以死可也乃恐不許見戕而機巧變詐陷君於惡以自脫豈義也哉豈信義也哉左氏若有取於其言不可不辨

齊侯陽生

魯哀公八年春秋書齊人取讙及闡左傳謂齊悼公怒魯弗與季姬使鮑牧伐取之公羊傳則云賂齊也爲以邾婁

子益來也按二傳事雖不同正可參觀而得其同夫取易辭也來伐而二邑不爲城守有似於與而取之者然故言賂也言爲以邾子益來者徇用師之名也言怒魯弗與季姬者核加兵之實也以弗與季姬而命將動衆未可告於諸侯故必借邾爲名且使如吳請師亦必以未歸邾子爲辭矣如果因邾子齊出而伐之使歸于邾何吳距二千里亦既用師於魯而齊爲接壤因諸負瑕者時且一朞而後慰慍昏姻之義哉然則魯歸益於邾者成其名以辭吳師也俾遂季姬以歸者遂其實以解齊怒也左氏紀其實而公羊因其名後之論者主公羊不如據左氏

端木賜 衛

史記家語越絕書皆記齊田常欲爲亂而憚鮑晏乃移兵伐魯孔子使子貢如齊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竊意孔子以魯爲父母之邦不忍視其受敵而使子貢亦惟善爲說辭能據理動聽以還其師如展喜之於齊孝公也若亂人之國以爲已利此君子所恥而不爲家語乃記孔子有亂齊存魯吾之初願之言不亦異乎夫田常之欲爲亂於齊孔子固聞之矣卒致吳發九郡之兵以破齊齊之民人外死大臣內空常因得以孤主制國行其秖逆而無所憚則是孔子之使子貢成之也孔子方爲天下

亂臣賊子懼以欲存魯而不顧成齊之亂至於此極不亦異乎且言吳伐齊救魯爲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不知自哀九年吳恨齊辭乞伐魯之師乃反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十一年吳皆與魯會謀則戰於艾陵固無待子貢之說以顯名大利因爲之出師也以左傳證其事之誣以聖人證其理之謬斥爲戰國時游說之士託於聖門以誇耀其縱橫之學庶足以塞後世稱述之口若徒以其辭之便利長於權變有類蘇張而疑之彼且曰亦安知非蘇張所因以出揣摩者與

吳子夫差

黃池之爭長也時吳强陵中國而晉復不兢趙鞅郎欲建鼓整列以死爭之吳豈遂聽命乎若聞越亂非惟德輕而不忍久勢固不能久也然無會而倉皇急退則師潰矣齊宋徐夷且夾溝而廢必無生命會而先晉晉乃執柄以臨去不能由自決越鬧章而民心恐畔此王孫雄策其必會而先之無有二命而董褐以將毒不可與戰告趙儞子也

按吳語論列理勢較內傳爲長則內傳乃先晉人者未可信而吳語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者爲足據矣況公羊亦云吳主會穀梁以會諸侯尊天王進吳子而史記惟吳世家云乃長晉定公同內傳若秦趙晉三世家云卒長吳又吳

越春秋云吳王稱公前晉侯次之不皆與吳語合乎南軒綱目前編取內傳非是而又續錄吳越春秋吳既長晉而還告勞於周之事夫內傳主先晉故記吳人將以晉公見晉侯而爲景伯乃有晉誠爲伯之說吳語及吳越春秋主先吳故記其告勞於周而天子乃有秉德彼大之褒此併敘於內傳乃先晉人之後亦似不知其事固兩不相侔矣

計硯 越

硯姓辛字文子時天下以計然號焉仕越爲大夫范蠡師事之其昔爲蠡問計然答故傳范子計然十三卷蔡謨以爲蠡所著書篇名顏師古嘗闢其謬而曰計然者葵邱濮

上人博學無所不通也今考其言之載於周漢諸書及所自作萬物錄著蓋精於陰陽五行之理損益盈虛之數而五方產殖萬貨積著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用之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故班固賓戲亦但以心計無垠硯桑並稱耳至其學之實有得於興王致治之本者多軼不見惟吳越春秋記其告越子句踐有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此如當日洩庸種蠡輩以及戰國諸權謀之士其孰能知之其孰能言之范子亦有曰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繁露易通二語涯鄉則硯以明帝

王法天之要而言足爲經者矣自司馬氏史惟取其知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諸語列之貨殖非齎財之家無述焉故表出之

姓原辨 附錄以質海內同姓

計之爲姓自計然計然名硯字文子姓辛氏相傳初爲辛然以十言策干越子句踐用之而霸因賜姓曰計爲計然此大謬也范子曰硯爲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而明學陰陽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曰計然此魏李暹文子注謂計然其號史記貨殖傳漢書古今人表以計然顯稱於世則直以號舉計

本不爲姓也硯仕越爲大夫後世以號爲計氏義同以字以說越絕書吳越春秋不曰辛硯而曰計硯越絕書硯誤作倪蓋因氏由茲始冠號於名亦左傳孔父嘉華父督冠字於名之類而此乃從省文曰計硯也宋劉宗有功譜序衛賜姓之說所引范子不詳故曰計然語明昌江世春譜序乃以賜姓之說爲出范子蓋未嘗讀范子而臆其本於是耳計然之策多見於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無所謂十言者其言以十言策干越亦附會漢書范蠡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然史記固云計然之策七班氏乃本之馬遷而誤者又未可藉漢書謂計有十

言之文爲賜姓也然則計然只姓辛若姓計倒從以王父字爲氏則自彥福公始矣辛爲本姓前譜皆沿夏啟封支於莘爲辛氏羅泌路史次計氏於禹封支於辛爲辛氏者范子則曰硯辛氏其先晉國公子也按莘爲周號國地自晉獻滅虢乃屬晉或晉之公子亦因食釆於莘爲辛氏則與夏支爲辛氏者各別范師事硯而傳硯之先較晚出志氏姓諸書宜獨確而可據而譜爲失考至畧硯之名爲季默之字其荒蔑又無問矣在昔不乏淹通博雅之士踵訛千數百年而未有能訂正之者何哉竊於論史之餘懼同數典而忘其祖因詳辨之如此

史林測義卷五

臣鄱陽許大受論

豫讓 晉

趙襄子殺智伯智伯之臣豫讓爲之報仇五起不中卒之斬衣三躍伏劍而死忠義節烈見稱于當時垂譽于後世然謂可爲委質事人之法則必有辨夫委質事人者乃必感激私恩而效忠也哉襄子面數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智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獨何爲報之深也對曰范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讓之不足以當國士方文正蓋嘗論之

且以智伯之貪而愎智國絺疵輩倘不見聽其不知任國士亦明矣則其謂智伯國士遇者特能逢迎之以見寵耳寵則殺身以報主否則反君而事仇是豈委質事人之義乎賈長沙謂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亦借示人主待臣之戒而非以爲人臣者可視君之遇我何如而不必一出於忠也古之忠臣雖値暴君虐使猶思效死以報義固然耳矧衆人畜我乎如必承君之寵而後思有以報之則是君臣相市豈以爲義而可法乎其友謂事趙得幸欲報易成而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之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

臣而懷二心者也臣則曰委質爲臣則思報之是公義也吾之辨此者將以醒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昧公義者也

魏侯斯

文侯有禮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有悅言之貌而無聽言之心觀其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而未聞嘗受教於子夏子方以見諸行事者何如卽請相段干木而不肯受蓋知其必未能用其言也怒任座不以中山封弟而以封子何謂仁君之言乃悅翟璜君仁則臣直之對轉禮座爲上客卒之倉唐詩諷復太子擊於中山而仍出其子摯封之不聞以及其弟則其禮座者非眞悟

其言之直而欲行之第以璜君仁之說而悅之亦始終好諛之心耳長洲陳氏評其勇於從善誤矣眞文忠謂當時魯有曾子衛有子思在國有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文侯與李克謀相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轂豈天眞未欲平治天下耶意亦以爲信能用賢聽言之主而惜之也不然雖段干木且不肯爲之相而況聖門第一流人可得而相之哉何煩致惜之深也

聶政 韓

衛聊齊豹殺公孟縶春秋以盜書杜解所謂求名而亡以懲惡也史記刺客傳叙聶政爲嚴仲子報仇母在則狗屠

養親未敢以身許併入政姊榮不畏歿身之誅以揚其名而又推之鄉誠知其姊與俱僇於市亦未必敢以身許以見政不薄於天性此其所以能爲知己用而嘆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然竟如其姊之所求使之名垂後世也哉誠懼氣矜之隆將奔走之而亂國之政刑也故於年表書盜殺韓相俠累事卽與春秋例書名而曰盜者不倫而求名而亡懲夫聞風思效頗近其意尹起莘君以此爲紫陽綱目之筆而不知本馬遷作史之遺何與

嚴遂韓

周烈王五年綱目因通鑑書韓嚴遂弒其君分注哀侯以

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于朝而併中哀侯按此卽安王五年書盜殺韓相俠累事蓋聶政爲嚴仲子報仇仲子名遂俠累者戰國策作韓傀東孟之會政刺韓傀兼中列侯至釐侯策引此乃誤爲哀侯故史記刺客傳亦云嚴仲子事韓哀侯與俠累有隙而世家年表則皆記殺俠累在列侯之三年列侯前哀侯已二代矣是時但中傷列侯故不書此云哀侯者亦踵釐侯策之誤何又與盜殺俠累分爲兩事而重出之觀韓世家哀侯六年當烈王之五年書韓嚴弑其君哀侯年表同韓嚴乃韓大夫姓名卽如呂氏大事記以韓爲國嚴爲氏則世家與年表既俱

失其名矣後人亦何從據以爲遂耶又竹書紀年書韓山堅弒其君哀侯山堅或卽韓嚴其非嚴遂更無可疑者此本韓世家乃牽合於趙侯策之誤云刺相兼君哀侯者而添入遂字疑因司馬貞有戰國策嚴仲子名遂恐是韓嚴之說而然旣不合春秋闕文之義況韓姓而嚴名本未有關乎前書盜殺俠累注係節刺客傳而此乃節戰國策雖俠累韓傀名各不同而爲嚴仲子遂之仇見刺於聶政則一也謂遂刺傀于朝固無所本卽曰歸獄於遂亦豈兩事乎竊意此必文公未經訂正之筆

齊侯因齊

通鑑綱目烈王六年書齊侯來朝此名予而實不予之筆
其名予也奈何周室微弱諸侯莫朝威獨入覲於京師所
謂空谷足音聞之而喜也而實不予者考之其事而義自
見矣如果明君臣之大義而行尊王之禮微論一朝之後
繼是無聞何是時秦韓魏趙燕俱未始僭號而自稱爲王
以令天下威反爲之作俑哉然則其朝周何按自即位九
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則且假此名義以折服乎天
下卒獲天下之賢聲而諸侯莫致兵於齊特一牢籠之術
耳故既强盛遂肆行決裂罔有顧忌也抑朝周之事史記
周本紀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俱不見惟魯仲連傳稱

威王嘗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居歲餘王崩齊後往乃不忍其求婢叱王后爲天下笑云

孟軻

孟子之轍環列國年無可考惟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當周顯王三十三年書孟軻至梁三十四年惠王卒子襄王立據孟子有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語應於此時去梁則在梁僅年餘耳通鑑綱目皆從竹書紀年以顯王三十四年爲惠後元之一年又十六年卒當周慎靚王二年書孟軻去魏適齊則仍顯王三十三年至魏於時十七年矣竊意孟子誦法孔子仕止久速必視其可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猶望能用於梁乎何濡忍至十七年也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以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雖母老爲憂而不貪榮祿久於齊非其志且如此何濡忍於梁至十七年也然是傳且云孟子偁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則明非久於梁之辭矣近日江氏永謂孟子至梁當在惠王後元十六年及襄王立一見即去而即惠王告孟子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二事皆在史記襄王年內以證竹書惠王改元爲實錄則於孟子至梁亦移其年以就竹書固非臆決臣更取其有得必不久留於梁之意謂在

可從又游事齊宣王史記列傳在適梁之先而通鑑書去
魏適齊者固不僅以孟子章次爲然蓋有對伐燕取燕之
事而戰國策燕世家亦有孟軻謂齊王伐燕語伐燕醢子
之殺故燕君噲在周赧王元年後於慎靚王二年去魏五
年也按史記赧王元年乃齊湣王十年荀子亦云湣王敗
燕皆與孟子不合而戰國策則同孟子溫公作通鑑取孟
子與國策文公怪其改史記而信孟子然謂想是湣王後
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改爲宣王之說恐亦不然元
東陽吳氏國策正注以爲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
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剟取戰國

策而易宣以湣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策之詳且明哉且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傳聞而廢所見者哉論甚明晰但稱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爲諱伐燕之說亦謬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考齊宣王前趙孝成王六十餘年荀卿卽以宣王之末來齊至趙孝成王初年亦百有餘歲矣未嘗聞其長壽如此謂事宣王而爲之諱豈不謬乎亦指爲傳聞異辭可耳論者從孟子與國策如以伐燕上移十年爲宣王十九年而當周顯王四十五年則燕王噲後四年始立且前孟子來齊亦遠故通

鑑不得不移宣之年以就事而轉卽事以證其年然惟改晉之元於其十一年而以其十年爲宣之二十九年使事年相接可不復顧年表宣在位十九年之數乃亦改宣之元在周顯王二十七年者於三十七年裁前十年入威王年內反使威之無關伐燕者與年表交差不識温公何用爲是紛更也若戰國策燕世家俱載孟軻謂齊王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之語觀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王因而赴之必破燕是伐燕旣有成算必乘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百姓恫怨離志之日而加兵矣故曰今伐燕慮如卒之殺戮係累也因告以文武救民水

火取其殘而已者此時爲然而不可失此不爲文武之事則正可與孟子諸章互相發明先儒皆以是爲勸齊伐燕不同孟子殊謬下文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此卽前所謂因而赴之者非因孟子之言也

公孫龍 趙

史記荀卿列傳云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司馬貞索隱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衞人不能知其眞按此非弟子傳中之公孫龍彼自衞人而此自趙人耳趙平原君傳末記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平原君去孔子時二百有餘歲龍又

嘗與孔子六世孫穿論白馬非馬臧三耳即此證之可見索隱之誤不然豈親受業聖人之門顧爲詭辯以欺世哉

馮驩齊

馮驩爲孟嘗君收債於薛因焚其券以市義東陽吳氏以孟嘗卒蒙其力就國之日民扶老攜幼以迎百里而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豈迂也哉大學傳之言不畜聚斂者不忍傷民耳此謂以義爲利民無失所而心即安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初非計有利於己而出於是也取蒙市義之力以訓戾其旨矣括蒼鮑氏謂驩之市義賢矣而營窟亦聲利之客不知上不朘下下不離上各定其分則

各循焉耳已何以市爲雖曰市其所寡有無愛養之誠而存炫鬻之意便辭利而非義顧得别之曰賢乎史記孟嘗君列傳不入戰國策狡兎三窟之說併市義語俱從删乃詳其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劵以捐之不使有急即逃亡之患異乎國策徧合其劵而燒之而畧不爲民起見者則驩於是爲近義云

郭隗 燕

郭隗於燕昭王得賢身事之問請從己始以致士有買千里馬骨之喻丁氏奉曰戰國之君待人豕交獸畜及其變也求進之士以禽獸自比而郭隗死馬之說作矣又其變

也孟嘗之客雞鳴狗盜而躬爲禽獸矣利祿何物而令人喪心至此隗未必非心利祿之人。然譏以喪心而自比禽獸。則持論刻而不近理。古人長于諷諭附理爲比起情爲興或方其德或象其義故雖禽獸有可寄託無擇於言人已貴賤之間而聖賢所不廢至若紀官有五鳩五雉九扈之號。命將有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之目。不寧惟是。商人之祖有頌以降元鳥而生者。豈附於禽之種乎。原發祥也。聖門之賢。有表以伯牛子牛之字者。豈安於獸之類乎。儗致用也。不必祥麟威鳳而皆無儕於禽獸之嫌若隗以千金駿骨自比。詞雖謙而位置非不高。至與雞鳴狗盜之徒以

喪心並議豈理也哉小辯害義小言破道胡弗聞而愼諸

楚子横

楚頃襄之爲太子也懷王使質於秦以救韓魏之伐乃殺秦大夫亡歸秦因伐楚誘懷王於武關刼之與西辯秦之暴。而實頃襄之禍及君父也。時質於齊楚請歸而立之宜泣告諸大夫以權爲監國而亟謀所以還王者遣使入秦卑辭謝罪或可動聽不然即要以割巫黔中郡而不敢恤顧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雖若示以抱空質。而行不義之計。而已爲抗強秦而塞歸王之路。乃得以偃然處位。至王之走於越。死於秦。皆置之不見不聞之地。爲頃

襄者罪不亦大乎。心不亦忍乎。其去篡逆一間耳。迨後迎婦于秦數與秦昭王好會以結和親固不足責矣先儒惟以安於不競甘爲仇役爲楚病尙無誅心之論也若其一旦激於好射鶀鴈者之言則必上告天子下告諸侯以復先王之仇何以伐秦之師未舉而圖周之謀已間思殘天下之共主。與安忍君父之大辱。不同一用心之悖哉。

王蠋齊

太史公田單傳贊結以王蠋死義齊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於莒求諸子立爲襄王觀此則知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卽墨堅

守數年而不能拔者。有由然也。微忠臣不事二君之義。風勵人心而固結之。則法章不得立於莒。亦安知莒誰為保乎。即墨大夫敗死。亦誰復相與推田單以距燕軍乎。殺令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亦何不見德。而終效死弗二乎。有莒以繫宗社之望。有即墨以成田單之功。齊之亡而復存。固存於蠋之一死耳。綱目只於分注敘蠋之事而大夫激於所聞之語亦未錄似無以見千古節義有關於人國者如此其重至以齊亡臣求湣王子立之屬於王孫賈誅淖齒賈誅淖齒事見國策於是求立王子則未有明文臣謂當於大書殺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下書

齊盡邑布衣王蠋死之齊人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亦全錄史記文於分注而別書齊人討淖齒誅之可也後人論毅不拔莒即墨如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眉山蘇氏以爲行王道之過旣有辨其言之非者武夷胡氏以爲燕昭累歲爵賞不行而毅故老師養寇趙田袁氏以爲滅齊之後昭行驕行迂怪之說心意侈極使毅不得安其位之所致又皆求其故而不得而漫爲是說袁則尤覺支離也嘗觀文公論田單盡死節守二城樂毅後不奈何嗟乎田單倘亦聞蠋之風而興起也與

藺相如趙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求可使報秦者宦者令繆賢舉相如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而篇中叙其奉璧入秦。且及澠池之會。皆極力摹此一語。觀其持璧睨柱欲擊而秦王恐其破璧在其算中矣使從者懷璧歸趙而秦王謂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又在其算中矣趙王與秦王會鼓瑟擊缶以城爲壽終不使秦加勝於趙而盛兵以待秦秦不敢動亦豈不計萬全而徒以頸血濺之者哉然則相如之氣凌強秦。無非以智謀爲之用也。故朱文公謂他須是料度得秦過豈是孟浪而不循楊文靖徼幸

不死死而不悔之說又若楊論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不合與秦爭夫相如特不欲受其欺。如楚懷王故事。以振我國勢耳。豈與爭此玩好之物哉。文公則以和氏璧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而說不合與爭不得信斯言也。雖秦果以十五城易。亦不得矣。而何奉璧往乎。按史記此璧適惠文王所得。非相傳自先君。爲其宗器。而當惟恐失墜者。不知文公何所據云。

魯仲連 齊

魯仲連執不帝秦設云周天子天下之共主若尊秦使得

稱帝而爲政於天下天下將盡去周而入秦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以周之民爲秦之民也斯則大義凜然首陽比烈矣乃不忍爲之民者不過曰彼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此其列傳贊所以有指意不合大義之貶而括蒼鮑氏東陽吳氏華亭徐氏皆不以史遷之說爲然蓋亦無見於所云大義者也至若丁氏奉謂不肯帝秦而君臣之分以立不肯受爵而道義之志以伸是誠聖賢之徒則更太過其實夫不以周秦爲言固未明君臣之分而逃避爵賞庶幾天下之高士亦豈能比於非道非義致嚴其顧視取與之伊尹哉陳氏埴謂仲連亦戰

國策士耳而奇氣疎節有非策士所能及者獨不有富貴之心以受當世之羈縻乃適如其人云

赧王

或問魯仲連事在赧王五十七年越二年而周亡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若孟子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閒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以其時則可考此發嘆蓋在赧王初年至是倘以尊周責仲連恐未足服其心　臣謂必若所云是至戰國時便當有湯武革命之主不知周但微弱赧無桀紂之惡董子有周未大爲無道以失天下語事絕無可考見孟子意不在王者崛興只是自任名世思行其道於齊

梁諸君亦惟以平治天下者綏靖王家。而周道復興。則卽王者興矣。如以數過時可。欲得所輔以爲代周之事而尊周爲心。豈有戻於聖人。何以爲孟子。讀孟子此等處須善會。夫正統一日未亡則一日之尊未敢蔑然於天下之人心此天理民彝無時或息而扶世翼敎諸君子必使萬古維昭以尊周責仲連無可疑也又問綱目卷數之下於始皇二十六年之後則書秦始皇幾年一統之辭也二十五年之前則書秦王政幾年未一統之辭也乃於赧王。亦旣書赧王名曰赧王延幾年。猶天下共主而與未一統者同例。或不無可議乎。抑文公有微意乎。按綱目歲年例朱書

君名如周威烈王書午以前無所承故書是書名不存於未一統之義其書秦王政元年以政爲天子乃更號始皇帝不得與昭襄莊襄等同故以名書而大書赧王下並未嘗名其名於卷數下者初非文公之筆何關義例或據失地則名而因以紀年然文公於王獻地不名卒不名則猶不以夷於列國之君也延字疑衍綱目本春秋六國君降名卒名其卒不名者闕文

白起秦

白起之死於杜郵也其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

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嘗讀其列傳而知太史遷所以示殺降之戒者切矣雖無罪於國亦終卽天刑而不可逭綱目以無罪書殺一國之辭也以殺降罪大而盡削其官天下之辭也

公子無忌魏

秦圍趙邯鄲魏使晉鄙救之乃次于鄴者君命也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之姊無忌以急婚姻之義用侯嬴之計盜兵符襲殺晉鄙而破秦軍於趙則有功於魏則未爲忠臣客兩言允矣侯生亦豈不謂陷無忌於罪過以負於魏雖功成且無可贖故數公子至軍矯殺晉鄙之日而北

衞自刎哉蔡文莊論信陵君功足以補過非矣其後秦蒙驁攻魏無忌動於毛公薛公之說趨駕歸魏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大梁無恙宗廟復安乃庶乎有以蓋前愆不然其專輒無君之罪可少恕乎

史林測義卷六

臣鄱陽計大受論

秦

始皇帝

孝文王立三日而薨莊襄王立三年而薨胡氏管見以爲呂不韋能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爲秦國之王孝文莊襄蓋死於弑浦城眞氏論亦畧同劉友益因以綱目書薨而不名桎與楚異乎書秦王稷者爲疑其弑故也而趙王丹楚王悍不稱名則謂六國之事故多畧之夫一不稱名乃或以爲疑或以爲畧使天下後世

求之而莫定其趣且楚王完趙王偃獨不畧者又何謂耶

按之紫陽前葬例絕無所準固不若新安汪氏考異以關

析楚丹悍字皆刊本之誤爲較允也至以二君享國不永

皆不葬之所爲此何等事而可以從莫傳其燭影斧聲者

憑臆爲說耶其謂不葬以其子爲秦王之子抑必有辨史

記不葬列傳知邯鄲姬有身獻之子楚姬自匿有身至大

期時生子政八十月生此過二月既自匿有娠不識不葬

與姬何術可過二月而產也竊意此必坑長平圍邯鄲趙

怨秦次骨子楚亡赴秦軍妻子亦匿而不得殺乃流爲訐

其陰私之語史遷采入之而云至大期生則實錄矣則明

非不韋之子而子楚之子矣況考政之性情行事殘刻侈秦亦何酷似秦諸先君也秦祖伯翳與禹稷契均佐唐虞能議百物功在萬世禹及身而王稷契翳子孫並君有天下秦以累世無道之積故獨不如夏商周之祚長然必使之有天下者天之所以報翳也乃疾其滅六國而一天下曲信曖昧之事以爲嬴已易而呂竟宜別之以後秦此趣欲亡秦之心不持其平揆之天意豈有當乎天必欲報翳以天下則必不使呂氏子得而移其器可想矣政非呂氏子孝文莊襄之死亦無庸疑也亦或天故促之以啟政使就帝業也

茅焦

秦嫪毒作亂王遷太后於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後乃以齊人茅焦諫迎太后復居甘泉宮按史記始皇本紀焦之言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呂氏大事記論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倍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郭氏謂當是時只宜以母子天性感動始皇噫始皇而可以天性感動。彼二十七人中。豈無持此以進諫者。惟焦揣知秦之急於求諸侯。而中以心之所懼。故其說行。使亦猶是母子之常談。幾何不趨鑊而烹之哉。商文毅律以春秋仇文姜謂始皇惡

得母太后而焦之諫不知義然太后宜溺無文姜弑桓之罪。如漢呂后唐武后。未聞以不得爾母責孝惠中宗也。武王革命乃當別論則焦之使爲母子如初似亦有見於義之所未絕矣

李斯

說者皆以秦幷天下爲李斯之力非也當始皇之世秦極強大六國皆極削弱雖復合從以謀秦如楚黃歇輩又不遂齊田文魏無忌遠甚其必不能支而盡折而入於蠶食鯨吞之中可計日待卽不有斯謀陰遣辨士齎持金玉游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而利劍刺其不可下者離其君臣

而良將隨之豈不終成帝業而天下一統哉若其諫止逐客所謂客者亦第能辨此耳不問別有嘉謀嘉猷爲秦立可大之基者況斯之本謀何淺鄙如之史記傳贊謂斯從荀卿學成帝王之術又謂斯之功且與周邵列不亦謬乎夫秦之幷天下此必至之勢而斯無其力至速秦於亡天下如燒詩書事不師古聽趙高邪說殺扶蘇而立胡亥則斯之爲力烈矣斯雖明於物禁太甚之理而終以重爵祿不得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乃具五刑夷三族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趙高烏能爲

世子丹燕

司馬溫公之論燕丹也不勝一朝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遂使名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而趙氏甯見顧不以其說爲然謂丹爲此特爲宗社計耳秦吞滅韓趙勢必及燕當時丹卽不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按史記丹質于秦秦王遇之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問其傅鞠武武以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爲諫則丹以有私怨急欲報秦不獨爲宗社計可知也如爲宗社計則有武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單于之說在何昏然不能須臾待不顧國家之大害而竟以彼鴻毛燎爐炭之上哉夫小弱之見侵於強大苟其

無計圖存惟有效死勿去之義而兵將至境則猶竭力以事慎固封守冀少延宗廟之血食亦可告無罪於先君奈何前則亡歸以怨秦既且遣刺而重怒王翦疾捲於薊城李信急擊於遼東雖後五年滅而君父奔亡宗社邱墟矣不歸罪於丹之挑怨速禍而可乎且使刺而幸中○則必欲亡燕以報不共戴天之仇者○自在扶蘇之賢○趙謂使或扶蘇嗣位改父之政而不窮兵黷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滅亦未可知夫不窮兵黷武○而且忘父仇之國乎○又何其論之舛也○丹之得交於荆軻由於田光丹之得交於田光由於鞠武武薦光智深而慮沉可與圖國事乃其圖國事僅

付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一荊軻而行刼刺所謂智深而慮沉者安在也鞠武於是爲不知人矣武諫無嬰秦之鋒諫無納樊於期名不振之禍卒惑於光而聽太子與軻之所爲以致僨事而亡國其知不足稱也

王翦　李信

秦攻楚李信用二十萬人而敗王翦用六十萬人而勝　臣謂信之敗。不在於用二十萬之兵。而在於用二十萬之心也。其對始皇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則已有輕楚之心矣。及其攻平與鄢郢而破之。引兵西會蒙恬。蕩蕩無慮。此其所以見襲于荆人而敗也。使仍存克如不戰之戒。寧必不以

二十萬而成功乎。翦之勝。亦不在於用六十萬之兵。而在於用六十萬之心也。其對始皇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則固有不敢輕楚之心矣。及其至楚。堅壁而守之。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必俟其旣倦而東。然後舉兵追之。無時不見持重之心。此其所以一戰而勝也。如恃其衆而輕攖楚剽疾之鋒。寧必不以六十萬復辱秦軍乎。信不善於用少而翦善於用多勝負實不存於多寡之數後之用兵者可以監矣至翦請美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顧令王坐而疑我耶說者謂翦所以杜後日之禍　臣謂翦乃

所以成今日之功如使王疑而讒間入之或忽而止軍不遣或忽而班師有詔翦能不受命乎而何以遂滅楚畧定城邑也翦蓋有謀國之忠而濟之以智者也亦無惡於用術矣

君王后太史齊

齊王建降秦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史以爲疾建用客之不詳蓋不詳賓客皆因相后勝爲秦反間聽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以及於齊然臣以爲住建共者非客也母君王后也按齊策及田齊世家君王后事

秦謹與諸侯信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云與諸侯信不侵鄰國也而事秦謹則不助五國攻秦非君王后已死而建乃聽客計之為矣

括葛鮑氏齊策注君王后賢智婦人也噫彼亦智於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恆人賢於不以父不睹故失人子之禮耳王建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君王后以苟安為計無遠慮

秦攻趙趙無食請粟於齊周子論趙之于齊扞蔽也今日亡趙明日患且及齊救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亦至深切著明矣卒弗之聽而務深結于秦智安在哉建習於苟安嘻嘻如燕雀處堂而不知延燼忽及大厦必焚故賓客得

以行其間后勝得以售其奸言毋助五國而從朝秦楚則曰是猶行君王后之道愈謹事秦則愈無患耳言戰備可不修慮則曰君王后以謹事秦使我生不見兵革之事是誠無所用之耳是知齊之亡亡於君王后事秦謹賂謀之不臧而楚不克自振爲可哀也史記叙齊亡事畢又原其所以然而始之於此非無見也然曰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賢字疑衍宜綱目分注仍國策而節去之劉友益於綱目書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本史記文以爲賢非是

博浪沙力士故韓

張良求客刺始皇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

始皇東游良與客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旣而大索天下弗獲或疑此良固謀之密而匿之深也然力士操百二十斤大椎入千乘萬騎中而無覺者又復脫然遁去絕不見格是避何術與魯句踐聞荆軻刺秦王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由此推之是必有術或如後世劍俠傳之說顧用術於一擊而誤何不用於再擊其擊而誤或知天尚不假手以死祖龍未敢逾越神明但以一擊少伸報韓之志亦神於術之心乎 臣 曰否否不然是時始皇以爲舉六王。一四海。威振殊方。天下和平。巡行郡縣。封禪刻石。雖千乘萬騎。不過誇鹵簿之盛。壯遊覽之色。浩浩

蕩蕩無警無虞項羽固嘗觀之曰彼可取而代也良與客狙伺其間卒起不意羣皆錯愕惶急不知所爲而力士奮其辟易萬夫之氣倏而入倏而出驚閃若電趫捷如飛豈有他術哉嗟乎人君不度德不備戒而慢遊是好豈惟白龍魚服乃憂豫且之困如帝蘭池之見窘乎

二世皇帝

始皇帝崩於沙邱綱目書李斯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還至咸陽胡亥襲位劉氏書法尹氏發明以謂既爲太子止曰胡亥不書胡亥之爲太子也不書即位而曰襲位不書其矯詔自立若襲而取之云耳拔柴陽

卽位例注古者嗣君定位初喪踰年而後卽位戰國末年此禮猶在如秦昭王薨次年十月孝文王乃卽位是也以見周王繼世皆從舊史書立而不書卽位者此禮之未行也漢以後繼世皆從本文書卽位者此禮之已廢也然則胡亥初喪未行卽位之禮故不以卽位書而曰襲位者注云從本文蓋史記本紀書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也凡嗣爵曰襲爵秦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嗣位號爲皇帝故以襲言如二世巡行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皇帝曰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云云又太子襲號爲皇帝亦多見於漢本紀指爲變例以示貶黜矣至書胡

亥而削太子此誠文公法春秋之特筆所謂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者也上書矯立書少子書殺扶蘇此不書太子處非其據之惡彰彰矣亦豈必更爲貶辭而後見哉

公子扶蘇

論者皆以扶蘇之死似晉太子申生　臣觀二子之設心皆有于孝矣然申生不逃而俟命但得謚爲恭扶蘇殺身於受詐能毋議其愚乎方趙高李斯矯詔立胡亥更爲始皇書賜扶蘇與蒙恬死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

未晚也夫監軍任至重遽賜之死而無持節來以代監其
軍者此可逆其詐一也恬威振匈奴屯邊十有餘年始皇
方恃以為天下安危一旦但以不矯正扶蘇賜與俱死此
可逆其詐二也主帥監軍俱賜之死而輕屬一偏稗三十
萬之衆皆蒙氏部曲或以不服激而生變始皇之智寧不
慮此此可逆其詐三也恬之勢足以倍畔如弗守義刼扶
蘇而不奉詔受代始皇之智又寧不慮此此可逆其詐四
也乃不顧詐之宜防而監之必代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
何哉遽棄天下之重任而受命自裁嗚呼其志可哀其愚
不足尚也以視申生至死猶卹國家多難而惓惓於伯氏

之圖君又何如也

趙高

范史宦者列傳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信矣然以言乎嬴秦則致災固由於奢虐而傾國亦緣於閹尹春秋齊桓公卒豎貂因内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國以大亂自是歷戰國以至秦而趙高之爲禍烈矣高彊力通獄法始皇寵任高以爲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因得易所賜公子扶蘇璽書而謀立少子胡亥初胡亥拒以廢兄立弟不奉父詔天下不

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而丞相李斯亦云安得此亡國之言微高邪說浸潤。胡亥與斯方當各守臣子之職。而扶蘇繼立率德改行可以安宗廟樂黔首何致阿房復作法益刻深以奢虐餘孽動天下之兵哉乃胡亥卒惑高謀而因以立。竟被高弒于望夷宮。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李斯卒徇高請而與之合。竟被高斬於咸陽市。所謂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夫高一宦者耳無黨援斯爲丞相大權在握當時胡亥尚可諫止如暴其罪而誅之易耳及其擅利擅害列勢次主然後上書欲除君側之惡而胡亥以爲非趙君當誰任拜爲中丞相寄以重權及其積威所劫指鹿爲

馬而羣下不敢言然後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彼君若臣即欲不身死高手不可得已嗚呼自始皇之任高也非復車鄰之詩所云寺人之令之舊乃漸積以成履霜而至堅冰之勢因之能樂自肆陳涉起而嬴氏之天地忽如瓦崩矣因之骨肉自殘項籍至而嬴氏之子孫且無噍類矣由豎貂而來奄人與廢立執國柄之禍其出彌酷可不爲寒心哉此千古之炯鑒也漢唐有明之君又復相尋覆轍亦獨何與亦獨何與

宋義 楚

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然獨不聞徒讀書傳不知合變

且致士卒離心者之必敗乎宋義以項梁破秦軍有驕色而進諫是已弗聽而與齊使高陵君論其必敗信已然彼亦據古成說而偶見及之也可遽謂之知兵哉楚懷王心因用爲上將軍以救趙如項羽所謂軍無見糧宜渡河以因趙食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無敝可乘皆宜決計於當幾者而乃留安陽不進欲襲戰國乘敝之策是亦徒讀書傳耳送其子相齊飲酒高會士卒凍飢是亦非能受命不顧家而與士卒同甘苦者矣爲上將者顧如是乎不戰則趙破而楚亦危戰則必致喪師而辱國項羽卽其帳中而斬之似也然義之見殺於羽抑別有故因決項

梁之敗得爲上將軍與卿子冠軍之號而以羽力拔山氣蓋世不能爲人下者反屈於其次能毋生其怨乎及羽請兵渡河乃曰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夫羽固不屑一人敵而學萬人敵者能毋生其忿乎齊田榮故與項氏相怨義時又與項羽不平遣子相齊似欲圖項如華亭徐氏之說能毋生其疑乎義即渡河戰秦亦終不免身死羽手是則羽之斬義固假以泄其私者即非挾私而專輒無君之罪亦不容恕矣趙氏肩見乃以破秦全趙之功斥先儒言矯殺咎羽者爲謬則亦何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杜篡弑之萌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江中之弑此日之矯殺宋義蓋其漸也

陳餘　張耳　趙

史記張耳陳餘傳贊云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倍之盭也豈非以利哉　臣按餘狃於利害相貿之言棄之如遺釁隙之開獨任其咎章邯王離圍趙王與耳于鉅鹿城餘兵數萬人軍鉅鹿北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皆壁餘旁使餘上急君父之難下踐死生之盟奮不顧身激厲諸侯交擊其外而耳應其內未必不可破秦軍全鉅鹿顧按兵數月

不動耳使張黶陳澤往讓要以俱死而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仇俱死何益嗟乎豈有王與耳死在旦暮竟藉口無益以需報仇者哉此黶澤所為責其必死立信安知後慮也奈何即以黶澤嘗秦軍又不設謀接應至使皆沒謂非餘怒兩人故陷之死乎不然何至圍解耳問黶澤所在不涕泣告之而反不勝其悻悻也餘既與耳異心漸積不平必有不待項王王張耳而悉兵以襲之漢王使告與俱擊楚而欲以斬張耳頭者耳因其忿解印綬聽客之言佩其印收其兵豈為過哉卒相滅亡之釁皆自餘開之史贊未著兩人之曲直故論之如此